

旅途发现

树树皆秋

□张雪云

月色漫开来的时候，大地升腾出一些茫茫的白光，夜的影子在渐渐聚集。远处高大突兀的山脊，和近处一些参差的苇草和树影，在眼前摇曳。山里吹来的风，有些悠悠的，拂面的清爽，让人沉醉。和夜一起沉沉而来的，是我的倦意，但我不想辜负这样静谧难得的夜。随手披起粉色丝巾，当是披肩了，多少能抵挡一些凉意。立秋时节早就过了，早晚温差是自然而然的。云天收夏色，草木动秋声。此时唯一的响声，是一河流淌不息的索溪水，哗哗啦啦，有些轰然，又有些理所当然。如川之逝，不舍昼夜。

一个人醒着，看云中月，看山之脊，看之所看，想之所想，一切皆有深意。夜色里，似乎能悟透人生旅程的某些迷津，但似乎又什么也没有明白过来，自己终究不过是俗世之人，好在还有一句“难得糊涂”安慰人心。夜，正夜着，木叶秋声里，伴着虫鸣阵阵，却并不被人在乎，任凭一腔在心中淌出的情绪，随着水流，荡漾而去。

此时，和我一样醒着的，应该还有一群人，他们在想些什么，忙些什么呢？憔悴的道理兄，亲切的稔香，暖心的风英，还有一些大病初愈让人牵挂的身影。人到中年，盛夏之后的必然衰颓，不免让心戚戚然。如草木入秋，褪去一身繁华，该得要为渐渐泛黄的叶，多费一些心思了。好在四季轮回，春华秋实。秋天结出硕果的同时，尚能秋出一番韵致，一番境界，这就是秋天的可爱之处了。

何时入睡，又何时醒来，这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醒在山水间，呼吸清新甜润的空气，几多好。不知不觉中，天边染了云霞，色彩恰到好处，刚刚捕捉到一两个镜头，就又散了去。阳光开始欣然了，有些晃眼，又是一个天清气爽。细听窗外水响，索溪的水依然不急不缓，长流了一整夜。

看着一切美好如初的张家界，我在心底深深地舒了一口气。秋天的我们，同秋天里的张家界一样，美好而深情。

广场空旷，人们有序的入场，好山水在深闺里养着，等着初见的人们揭开神奇的面纱。一只沉思的猴子，坐在达尔文《物种起源》的书上，一手撑着下巴，一手拿着人类的头盖骨，弓着腰，曲着腿，它在遐想，在琢磨。当然，这是一只由大师雕刻的猴子，和在山路上抢人背包的猴子显然不一样。这大概是后天的猴子，后天猴子思索人类的今天，这是人类和人类的祖先万万没有想到的。诚然，今天的我们，无法进口白云和蓝天；明天，也无力再造河流与山川，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赖以生存的唯一。让人感伤的是，人类需要地球，但地球，并不需要我们。

一路上，山水相依，心思惬意，眼前是走不出去的画卷。一路上，我惦记着金鞭溪抱母亲背包的那只小猴子，模样机灵，有几分顽皮，又不免让人心痛。心存善念的母亲说，让它们抢吧，看着挺开心的。只是小猴翻过包后失望的眼神，看着真是于

平凡人生

人生的根基

□张辉祥

在非洲草原上，有一种叫尖毛草的植物，因为它长得最高，有“草地之王”的美称，但其生长过程却十分怪异：在最初的半年里，尖毛草几乎是草原上最矮的草，只有一寸高，你甚至看不出它在生长；可随着雨季的到来，它就像着了魔似的疯长，三五天就长到一两米高。科学家发现，其实尖毛草雨季前不是不长，而是在向下长根部，在长达六个月的时间内，它的根已扎到地下28米处！向下，是为了给向上汲取营养，积蓄力量。向下方能向上，如同修房盖楼，明明是要在地面向上砌垒，却先要做好地面下的基础工作，这就是“万丈高楼平地起，平地下面有地基”。

小时候父亲曾问过我一个问题。他指着一棵很高的白杨树，问我是否知道这棵树的根有多长，我想了半天摇了摇头。接着父亲告诉我，要知道树的根有多深，那就要看它的主干有多高了，树的主干高度和根的深度是相差不多的，并且树根延伸的范围和树冠的面积也是差不多的。那时候，懂懂的我对着白杨肃然起敬：原来它的根是那样的深、那样的大。

后来，我对“树大根深”的道理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庞大的根基不仅为挺拔高大的主干提供了稳定的基础，同样也为树的成长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其实，人也是一样，要想在某一方面达到一定的高度，不应该只是急功近利地想着怎么样让自己上升得更快，而是应该多花些时间和精力去培养自己的根。只有当自己的根系发达了，才能上升得更快、更稳，否则，侥幸的一两次成功之后便会因根基失衡而摇摆不定，事业说翻就翻，也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在每个行业中，对于新来的年轻工作者来说，刚刚步入岗位不久，实践经验、社会经验还不够丰富，需要花很多时间去适应、学习、积累，这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也是一个非常必要的“修根”过程。一个人要想在工作中具有一定水平，必须要踏踏实实

地进行现场实践，要多学习，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一个人要想在工作中有所提高，必须综合考虑每一个问题、每一个环节，统筹规划，合理安排，积累好的工作方法和总结好的工作经验，做到最大限度利用现有的资源达到最高的效率；一个人要想在工作中成绩斐然，那么就要加倍的努力，创新出自己的想法和做法。站在不同的起点，一次次根基的修筑，就是一次次人生的升华。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这是梦想；根有多深，树就有多高，这是现实。当梦想照进现实，唯有筑牢人生的根基，奋斗不懈。

修心养性，修根壮身。万丈高楼平地起，但万丈高楼并不是直接坐在地面上的，而是有着稳固的地基。所以，当我们在憧憬自己人生或者事业的摩天大楼时，不要忘了要先花上足够的时间修自己的根，根基稳了，高度的事也就水到渠成了。



荷塘人家 汤青 摄



非常讲述

隔辈亲

□张海洪

有一种情，虽然隔辈，却浑然天成。有一种爱，纵使倾尽所有，都不觉得过分。老一辈有一句俗语：外婆疼外孙，冷水洗脚跟（白疼），但我懂得，外婆疼外孙，是对闺女深情的爱。

外婆有四个女儿，母亲是那四朵金花中的第三朵。听母亲说，在旧社会，农村重男轻女的现象有些严重，觉得儿子比女儿好。以至于外婆总是被村里人议论，可外婆对此置若罔闻，含辛茹苦养大，四朵金花，并送她们上学、出嫁，尽最大的本事让女儿们吃穿不愁。

母亲嫁得不远，离外婆家就十分钟的路程。我算是在外婆家长大的孩子。依稀记得有次我半夜发高烧，父亲不在家，爷爷奶妈重男轻女思想严重，看母亲生的是女儿，不愿意靠近我们，那晚，母亲急得直掉眼泪，只好半夜抱着我敲开外婆家的门。去医院要走七公里的路才能坐上车，外婆和母亲只好一路抱着我小跑，等坐上车后，外婆转身一个人回家。那时，我心里就一直有个疑问，大半夜的，外婆一个人回家不害怕吗？直到现在我慢慢懂得，哪有不怕，是爱战胜了怕。

再后来稍稍长大，每次去上学，外婆一定会塞点钱给我。放学回家，我会先到她家吃完饭再回去，普通的饭菜经过外婆的巧手，我每次都能吃出山珍海味的感觉。外婆是个勤劳苦干的人，我总看到她手里有忙不完的话，一会儿收拾院里的柴火，一会儿喂养小鸡小鸭，一会儿又去菜园子浇水，在我的印象里，她总有花不完的力气。门前的那棵枣树，还没成熟的时候我就闹着要吃，外婆虽然嘴里说着等枣红了再吃，那样会更甜，但还是走到枣树旁，用她粗糙的手抓住树枝，然后奋力扯下一颗颗又大又青的枣，放到我手里。每当枣子熟了外婆必定要把最红的大枣留给我。如果我去了她家，就自己去摘，如果我没去，她就摘好了送到我家。因此，外婆家的枣还有外婆做的饭菜，塞满了我童年的记忆。外婆疼我是真心，怕我长不大，怕我吃不好，怕我嫁不好，她的疼爱我从来没有掺假，对我的爱就像沙漠中的沙子，数也数不清。

我们一天天地长大成人，然后，都各自成家。为自己的小家奔波忙碌，去看外婆的时间就越来越少，最近一次回家是给爷爷挂社，外婆知道我回去必定会先去她家，因为这已经是这么多年的习惯。还没从城里出发就接到了外婆的电话：洪洪，到哪里了，宝宝跟着回来没，啥时候到，我好准备饭菜。这种类似的话每次听到都觉得心

里暖暖的。当跟外婆说因为宝宝晕车，没带回去，隔着电话我都能感觉到外婆那带着期盼还有稍许遗憾甚至难过的心情。不知是不是很久没回去的缘故，感觉村里静悄悄的，与城市里的喧嚣截然不同。自从外公去世后，外婆一直一个人独居。母亲上次跟我视频时说，跟外婆同龄的老人陆陆续续都去世了，只剩下外婆一个人了。当时，只觉得是母亲跟我闲聊，没怎么在意。此刻，我才明白母亲话里的含义。回城的时候，外婆把我叫到屋里，拿给我一包香椿菜，悄悄地跟我说：洪洪，外婆没啥好东西，这个带着，知道你爱吃，我去山上打点，别跟小姨她们说，到时候又说我闲不住。当时的我，只觉得如鲠在喉，七十几岁的外婆，身体一直不好，患着高血压、头痛病，要是在山上出了意外，我该如何面对，连想都不敢想。

就在我愣神的一瞬间，外婆跑到菜园里摘了满满一包青菜，又拿出一包土鸡蛋、一大袋糍粑、一只土鸡，全都是我喜爱的。当装进后备箱，她还念叨我买的车子太小，不够装。我感觉那装的不仅是一车东西，而是外婆沉甸甸的爱。临走时，外婆嘱咐着：路上开车注意安全，慢点开，到了之后打个电话。我应允着点头，心里莫名涌出一股心酸，说不尽的感动。直到车子发动，开出好长一段路，我看到外婆还站在院子里，一直向我挥手。

前不久，突如其来疫情袭击了我所居住的城市，实行交通管制那天，我接到了外婆的电话：洪洪，你们那现在很危险，千万不要出门，不要把宝宝抱出去，你嫁的好，过得好，我也放心了，我现在就只担心你表姐了。言语里流露出了外婆无尽的担心。外婆担忧这个担忧那个，牵挂这个牵挂那个，心里总是装着亲人，唯独没有装着她自己。

外婆的身体状况时好时坏，有次母亲说，外婆病情加重，出现了意识模糊的情况，已去了长沙治疗，一直假装平静的我听后不禁潸然泪下。总是以为时间很长，外婆会一直陪伴我成长，却忽略了她在慢慢变老。我知道，每个人都会经历生老病死这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但我真的很害怕，怕年迈的外婆哪天不留神就走了。

现在，我也有了一个女儿，她外婆恨不得把最好的都给她，只觉得给的还不够。这时，我才慢慢懂得，隔辈亲，其实就是母亲对自家女儿那份厚爱的深刻延续。外婆看到外孙，就仿佛又是看到了自家女儿小时候的样子。

民间采风

我的拐杖爷爷

□龚涇

在风景迷人的湘西北，距离世界自然遗产张家界风景区西部不远的小山村，曾有一位乡村教师，他的一生，始终不渝担负着人民教师的职责和使命。即使在拼搏的路途中落下残疾，终身与拐杖为伴，也丝毫没有动摇和放弃，将毕生精力都投入到了当地的乡村教育事业中。

他所在的学校叫数字垭镇中心完小。那时，他在这所乡村小学担任校长，被当地人亲切地称呼为“拐杖校长”。虽然他已故去多年，但依然是人们心中的英雄，也是我心目中永远的英雄。他就是我的爷爷覃东荣。

爷爷生于1937年，一生清廉质朴。在旧社会，爷爷十六岁才走进学堂，开始发蒙识字读书学习。自迈进课堂开始学习的那一刻起，爷爷就立志：一定要鼓励学习，以后当名人民教师，要让所有的穷人家子弟都能上学读书。1962年，爷爷如愿当了老师。

1973年，在任教的第一年年头，生龙活虎的爷爷在深潭的激流中受伤，从此拄上拐杖。

一九七三年五月的一天，张家界西部的崇山峻岭被大雾笼罩着，大地沉睡在一片雾海里。俗话说，春雾日头夏雾雨，秋雾凉风冬雾雪。果然，还没到晌午，天空就乌云密布，电闪雷鸣，下起了倾盆大雨。当地一处叫岩槽的路段，是甘溪峪小学学生的必经之处。岩槽下有一深潭，潭上只有一座一尺五寸来宽、距潭面三丈多高的独木桥可供通行。突如其来大雨漫润着桥面上的青苔，独木桥十分湿滑。雨不断下，桥下的潭水不断上涨。

这时候，已经到了放学时间，一位名叫杨贤金的六年级小学生过桥时，不慎摔入深潭之中。同行的老师学生一时之间慌乱无措，大声呼救。就在此时，爷爷听到呼救声后飞速跑到桥边，不容多想便和衣疾身跳入滚滚急流中施救。潭水凶险湍急，周围岩石更突显狰狞。洪水打着漩涡，泛着汹涌的

浪花，爷爷几次扎猛子沉入潭中寻找被急流淹没的落水学生，多番周折刚把学生托出水面，又被更凶猛的一阵洪流打散，在与洪流的斗争中，左腿不幸撞击在乱石上。眼看洪水将两人向下游冲去，几个会水的老师和群众合力将两人救上岸。此时，爷爷脸色惨白，早已昏迷了过去。被救学生的家长闻讯赶来，了解了事情经过后，跪在爷爷面前，泣不成声。

在那场与洪水的斗争中，爷爷拼尽了最后一丝力气。一只凉鞋也被洪水冲走，不见了踪迹，左腿骨折受伤。虽然当时是五月，但潭水依旧冰冷刺骨。爷爷的腿部因岩石的猛烈撞击，以及长时间在冰冷潭水中的浸泡，落下了终身残疾。这名三十六岁正值壮年的土家汉子，此后出门再也离不开拐杖。

从此，当地人再也见不到过爷爷走路大步流星。人们经常看到的，只是一位迈着缓慢步子，一瘸一拐，片刻不离拐杖，手脚并用爬遍青山家访贫困学生的乡村老教师。当地的人们都亲切称他为“拐杖校长”。

身体的残疾没有让爷爷在教育工作上退缩，反而更加坚定了他将毕生精力都奉献给当地山区教育的决心。

爷爷任教的地区处于武陵山片区腹地。属老少边穷贫困山区。为了不让贫困孩子辍学，爷爷就拄着拐杖拖着残腿，上坡手脚并用爬、下坡手脚并用滑地踏遍了所在镇的每个村村寨寨，用真心真情感染学生家长，并自掏腰包为贫困学生垫付书杂费、生活费三万多元。

1985年，作为“数字垭镇中心完小”校长的他，在一次秋季教学工作会议上深情地说道：再穷再苦，决不允许有一个学生因贫困而辍学！当他知道谁家供不起孩子上学时，总是心急如焚地走上劝学的路程，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他的诺言。

劝学的路上，有时有同事陪同爷爷一起前往，有时只有爷爷一人。爷爷拄着拐杖或者破伞翻山越岭，常常要一瘸一拐地走上

几个小时的山路，才能来到困难学生的家里，了解情况，做学生及家长的思想工作。山林间，身材高瘦带着病恹恹的悴脸不停冒汗喘着粗气的爷爷，就这样拿着拐杖手脚并用地在山路间赶路。好似忘记了时间，就这样缓慢又坚定地前行在家访的路上。

跋山涉水的家访路，从来不会成为爷爷放弃让辍学学生恢复学习的阻碍。山高路远的行程，只会让爷爷更加牵挂失学学生的境况。就在一次又一次的劝学路上，爷爷资助了多名贫困生读书，先后一共将六名因贫困失学的学生带回了家，让他们跟自家的孩子同吃同住，为他们垫付书杂费。就这样负责这六个孩子的上学读书，一直到初中毕业。

在爷爷的爱心感召和学校全体教职工的努力下，在爷爷所管理的数字垭镇中心完小就读的学生中，没有一名学生因贫困而中途失学。这所乡村小学的一名学率、巩固率年年都是双百，并率先在贫困山区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

1985年，爷爷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为报党的恩情，爷爷一生默默地兑现着当初诺言：要让所有穷人家子弟都能上学读书的初心。

1996年儿童节，爷爷病逝了，享年五十九岁。

现在爷爷已经离开人世二十五年了。如今，只有那根陪伴爷爷多年的拐杖还静静地伫立在他住过的老房子里。拐杖光滑的手柄上落着的灰尘，佐证着时间对它作用的痕迹，也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它的主人以往经历过的那些艰难的岁月。

在他的影响下，爷爷的几个儿女、弟弟、弟媳和孙辈也成为了乡村教师。他的乐于奉献，坚定无私的精神无限地感动着后辈。我作为一名还在学习的师范生，也将从爷爷的生平事迹中获得巨大的前行力量。